

家的记忆

百年方宅后人讲述「老房往事」



方权和妻子哈贝在方宅内合影留念

“

方家大宅院是座百年老宅，位于学西街19-25号(原属南市，现为黄浦区)，建于1919年前后，占地面积约1.7亩，据传初为晚清官员宅邸。1921年，祖籍安徽休宁(历史上曾出了19名状元)方氏长子方敏甫将此宅收购。在老城厢长者的口中，这里是当年人尽皆知的“网红”地，除了方氏族人居住外，还曾被用作补习学校、劳动调配所、糖果作坊和青春羊毛衫厂等，如今东厢是文庙居委办公所在。

老宅见证了方氏族人百年间的沉浮。去年，伴随着黄浦区旧里改造的推进，方宅完成征收，与百年喧嚣作别，它所在的文庙附近老城厢，未来也即将一展新貌。

◆记者 郭爽文 / 摄

上海典质业巨头与方宅的故事

方宅最早为四进三院，大门敞开，轴线对称，层层深入。建筑主体为二层走马楼房，内院空间相对较小，但空间设置合理，有水井，做工用料都颇为讲究。二楼跑马回廊采用铸铁扶栏，室内皆贯通，铺设原木地板。早先从大门进入后，左侧为正门，供主人客人进出，从正门进入前天井后可到达大厅，再经中天井可到大客堂；右侧则是一条弄堂，通厨房、后门、偏房，供其他人出入，弄堂尽头可通至三层的大晒台、四层的观景小晒台，近可观文庙集市，远可望老城厢景致，当时在南市可谓是极佳的观景点。另外，在该宅院东侧另建有一石库门住宅，与东门相通，同为方家产业。

说起方宅首位房主方敏甫，据专研本地历史的自媒体“吴淞社”考据，方敏甫1869年生人，上海典质业巨头，典业公所董事，兼任裕泰、昌泰、宝泰三家典当行的股东和经理，又为永泰昌协记号股东。彼时的典质行业，劳资矛盾十分突出，方敏甫作为资方代表，同样没能置身事外。典质业职员为争取权益，于1927年初组建典质业职工会；同年4月，方敏甫与典业公所董事庞松舟、傅佐衡一行，试图另行组织典质业职员会，遭到职工会的强烈反对被迫中止。1930年12月18日，全市典质业职工开始总罢工。迫于多方压力，典业公会在12月21日派代表参与调解，劳资双方达成协议，全体职工分级加薪提高待遇。方敏甫未出席签字，由他人代笔。

曾为上海典质业巨头的方家，后来开始出租家宅，后辈也多以收租为营生。当时的承租者曾在此开设学校，其中包括上海女子中学、立信会计补习学校等。

1936年，方敏甫离世，终年67岁。



如今的方宅位置(橙色圈内)供图:文庙居委会

“八一三”淞沪会战爆发时，南市乱作一团，居民争相逃往租界避难，方宅里的学校等租户已撤离，方家也打算去租界，唯独方敏甫的妻子潘志英坚决不走。潘志英是苏州人，一口吴侬软语，曾是大家闺秀，漂亮谦和又热心，深受邻里敬重。潘志英一人留家护院，在方宅里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那一天。此后，方家靠周转家中的物件度日，直到新中国成立，情况才有所好转。

1951年公私合营后，方家保留了10间住房，其余部分则悉数收归国有，分予新居民居住。“72家房客”搬进方宅，大门被拆除，二楼通堂也拆窗门改砌砖墙，以便分割、分配，晒台上的铸铁扶栏也被拆去。

岁月如梭。2022年，伴随黄浦区旧里改造的推进，方宅逐步完成征收，居民相继搬离，一楼仍为文庙居委的办公地点。

方家后人褪去“光环”归于平静

方权，方敏甫的孙子。从1947年出生在此，到2000年搬离，他在方家大宅院里整整住了53年，是方宅旧改的签字人之一。

方权的父亲方德松在家中排行老四，方德松即将成婚时，方敏甫病情加重，按当时家里的规矩，若方敏甫去世，3年内家里是不能办嫁娶之事的，于是祖母潘志英决定抢在这个当口让儿子先把媳妇娶了。方权的母亲葛邦琬娘家也是有产业的富户，嫁到方家时，因公公病危，只能从边门进入。谁知，刚操办好喜事，公公就离世了，方家紧接着办起丧事，这一度成为老城厢的大新闻。

方权出生前，葛邦琬已育5胎，但除大女儿外，其余都夭折了，“当时医疗条件有限，很难养育小孩，不是有钱就能包治百病的。”方权小时候听家里的长辈讲，祖母怕四儿子家“断后”，曾经擅作主张领养过一个男婴，葛邦琬得知后非常生气，拒绝照顾，老太太只好另外请人带。一年后，葛邦琬生下方权，老太太才请人抱走了之前的男婴。照族谱，方权是家中“懋”字辈的，本该叫“方懋根”，但葛邦琬不顾婆婆反对，坚持给这个儿子取名“方权”。“母亲是知识女性，毕业于清心女中(现上海市第八中学)。我的名字寄托了母亲的心愿。在这个大家庭里，人应该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。”方权说。

尽管婆媳的思想观念有分歧，但童年的方权深得母亲和祖母的双份宠爱，到中学毕业，一路顺风顺水。至今，方权还记得儿时祖母每天端坐在梳妆镜前，等着专门给她梳头的阿姨从很远的地方赶来，用梳子沾上刨花水为她梳头，再把头发盘起来。逢年过节，祖母会带家中女眷做松糕，家里人特别喜欢吃她做的核桃豆沙糕，还会送一些给亲眷、朋友和邻居，热闹极了。方权还记得小时候在三楼晒台上看风景和在文庙附近划小船的快乐：“当时的文庙就是一个公园，有河浜可以划船钓鱼，明伦堂里，经常有各种演出活动，我们这些小孩，总会想办法逃票混进去；尊经阁实际上是个图书馆，在里面可以看书看杂志。”每逢周末，文庙还会举办交谊舞会，堂姐常常带方权和小伙伴去“轧闹猛”。

方权和妻子哈贝差一岁，两人是大同中学的同学。方权当时是方家同辈兄弟姐妹里唯一出去工作的“打

工人”。在特殊的年代，妹妹“上山下乡”，方权在码头上当工人，哈贝在里弄生产组工作，年轻人总会找些借口互通书信：“那时我们两家离得很近，走走路只要10分钟，但是整整3年，我们一面都没见过，只是通信。”

1977年，方权和哈贝结婚了。方权绞尽脑汁，从工作的码头上的南通货船上搞到海货，婶婶负责烧菜，10块钱置办了一桌新婚酒席。“新房就是这里二楼一间24平方米的屋子，妈妈给了我一套红木家具。当时年轻人结婚时大多一间房子也没有，我们这个条件已经算很好了。”如今，方宅内仍可见画镜线和吊灯圆弧，外方内圆的廊柱雕花依然清晰，屋前地面也保留了最初的最初的宽大石砖。

方权小时候，作为老城厢有名气的大家族，方权的事始终是文庙附近老城厢最流行的谈资之一，“抄家抄了整整3天”“拆下的楼梯扶手里都藏着金砖”……关于方家真真假假的小道消息，总像长了翅膀一样，在坊间口口相传，很快就邻里尽知。“父母还是比较淡定的。”方权如今回想起来，父亲方德松似乎没有什么经商的运气，投资总是“逆潮流而动”——总是在打仗之前重金投入实业，开米行、包化妆品柜台，往往血本无归；去厦门进货时人都差点被扣在当地，全靠祖母疏通救回。几番打击过后，父亲选择去做会计，绝口不再提“创业”，靠着踏实聪颖，也在行业内做得声名鹊起，直到70岁才退休，“他实在是年纪大了，上下班挤不动公交车了。”

百年间，方家的“网红”光环褪去，卸下了“流量包袱”，留下的是平实与淡然交织的烟火气。方权说家里最热闹时，大宅里的左邻右舍来自五湖四海，谁家有困难，都会帮一把。灶台就在门前，各家“掌勺”边烧饭边聊家常。童年的方权和兄弟姐妹以及邻家的孩子们也早已“不分门第”，在大宅天井里、客堂间嘻嘻哈哈玩成一团，“躲猫猫”“过家家”，成天疯个不停……

2000年，早年下海经商的方权在他处购房，搬离了方宅，后来父母相继离世，他便很少再“回来看看”。方权的姐姐早年考取了北京的大学，成为著名的医药专家定居北京；妹妹已经离世，方家其他叔伯也早年去了广州、深圳等地，方权的女儿从事设计行业，他们一家和外甥朱宏恩便成了方家在上海为数不多的后人，这也让方家在旧改时几乎没有有什么纠葛，顺利签字。

方权一边介绍，一边带着记者穿过弄堂，走进第四进的宅子里，想拍张照片。沿途一些住户房门敞开着，方权放慢脚步，端详两旁的窗和门，口中喃喃“这门好像是老早的”。儿时大家庭里兄弟姐妹的笑闹声仿佛又回荡在耳畔，似乎推开眼前这扇虚掩的斑驳木门，过去一切又浮现在眼前。

那是76岁的他永远无法忘怀的、关于“家”的记忆。



方权向记者介绍老宅曾经的构造